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鮎埼亭集

(四)

全祖望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九

論

孫武子論

鄧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於魯破齊。用於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爲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全子曰。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尙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其斬寵姬之誣。蓋卽於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拒者爲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於奔命之餘。以遇常勝之師。兵未交而膽已落。其可以賀戰勝也。固以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槩王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而得捷。而師律已紊。寡君之貴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僨於秦者。亦夫槩而竊歸自立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如山者。不如是矣。雞澤之會。不過以玉帛相見者也。揚于亂于曲梁。則魏絳戮其僕。雖嬰悼公之怒。弗之卹也。晉是以能繼霸。況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子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掃境以出。不虞於越之乘于虛。貪前進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

水以灌郢。棄生靈以博一日之勝。是狶突之徒也。唐侯在軍。國已爲秦所滅。何策應之疎也。子期焚其營。而不能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當時。非名將。孫子之遇之也。輒累北焉。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常之故耳。從來成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坐失其機。成者未必皆廟算。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之請首尾夾擊。眞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本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平原君論

平原君受馮亭之邑。致喪師於長平。太史公以爲利令智昏。不覩大體。全子曰。此成敗論人之言也。從來地有所必爭。興王定霸。必先據刑勝之區。太行天下之脊。而上黨最爲要害。勁兵出焉。杜牧之謂其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以秦晉而相爭。乃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也。而不百里而至邯鄲。於趙尤密。故蘇厲嘗謂上黨入秦。則勾注之南。羊腸之西。皆非趙有。而樊餘謂韓挾上黨以臨趙。卽羊腸以上危。方韓之急也。信陵嘗極言於魏。謂宜通上黨於共甯。以爲三晉計。然則魏尙知之。而況其近於魏者。秦之所以必得此而甘心者。亦以囊括三晉機關全係乎此。非徒以爭一日之勝也。夫以唇齒之區。適當存亡之會。敵空國而爭之。吾拱手而讓之。雖至愚者不甘。且秦之爲虎狼也。亦復何厭之有。卽使趙人閉關不出。坐聽收十七城市之邑。秦人瞰知其無能。爲鼓戰勝之餘威。以恣其席卷之全勢。朝發上黨。暮

臨邯鄲當此之時。何必不爲馮亭所笑也。況是時趙以藺相如廉頗中振之餘。兵力未戢。海內之望。猶在乎趙。仗大順以撫來歸之民。此霸者之事也。趙之所以幾於亡國而不復振者。不在受馮亭而在用趙括。然固非平原之過也。平原君於渾池之會。因白起小頭而面銳。以下其斷。臆子白黑分明。以下其明。視瞻不轉。以下其強。可與持久。難與爭鋒。何知白起之深也。又謂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野戰非其所長。持久足以當之。何知廉頗之深也。然則應侯反間之計。蓋探知平原之言而撓之者。使孝成王能塞讒慝之口。終始勿貳。四十餘萬節制之師。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雖有輸攻。其何能以破墨守乎。頓兵深入。乃軍家之所深忌。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情見勢屈。釁隙形焉。是役勝而秦人誅。六國之從。一時響應。可以復見主父之雄風矣。馮亭以下邑之守。力所不支。猶且義不降秦。及其敗也。以身殉之。斯其人亦志士也。說者以爲嫁禍。彼亦復何憾於趙。而必誤之。且使趙不易將。則亦何禍之有哉。平原洞然見兩將之才。如實諸掌。斯其知人不在信陵之下。未可以失于毛公薛公而遽議之。至於兼金旣施。反間遂成。其於用趙括也。不特大違其意。亦必力爭之而不得也。彼平陽之徒。惴惴焉。但以退縮爲事。而豈知規撫天下。固非懦夫之所知。今反以其言爲中。是所謂耳視而目聽者也。後世之人。亦或知長平之敗。由於易將。而至於上黨之必不可棄。則未有見及之者。不觀唐末乎。并汴虎視。無歲不樞闕于山東者。爭澤潞耳。故存孝叛而晉陽孤。丁會降而河中阻。

四皓論

溫公修通鑑。其於四皓。僅取說建成侯呂澤之之語。而謂其餘見於史記者爲誣。朱子以爲不然。全子曰。

溫公之見是也。高祖之在位也。日不暇給。其求賢之詔。不過曰。天下賢士大夫。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而已。斯其言甚陋。且無求賢之真意。而謂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其爲處士張大之詞。固不必問。且留侯既知四人之足以安太子。則當高祖擊黥布時。謂子房雖病。爲我彊臥傳太子。是時四人已在東宮。留侯何不竟言於上曰。太子尊賢禮士。天下歸仁。如陛下所不能致之四人。且來從之。陛下委以保傅之任。必能調護元良。奠安關輔。如是。則太子自安。又寧待高祖破布還。愈欲易太子。而始見此四人者。何其遲而拙也。四人既爲太子出也。商山之芝。比諸小草。不一年而高祖崩。太后酖趙王。瘡戚姬。惠帝遂爲淫樂。不視政事。漢業以衰。其時四人安全在耶。四人而非賢人。則可。四人而賢人也。安有國事至此。而無一言匡之者。倘謂惠帝定位。四人遽去。亦何所見而去耶。四人欲終守介石。則惠帝非不世出之君。即不必來。既來矣。惠帝非不可事之君。即不必去。然則其進退皆無所據也。故曰。此四人者。不過東宮旅進旅退之客。偶有說建成侯之一節。而後人從而張大之者也。吾聞是時也。有淮陽應曜者。被徵。獨不出。時人爲之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其言諒哉。且即其說建成也。亦中智以下之見。四人之不敢使太子監軍者。鑒申生之禍也。是時太子情事。固與申生不同。申生在晉。酈姬之毒已成。無功固死。有功亦死。高祖之欲易儲。固牽於母愛。子抱之私。而亦頗以太子柔弱。恐其難任大事。故有取於趙王之類已。戚氏之妖。不如酈姬。高祖之明。豈比晉獻。四人果有不世之材。輔太子而東。隸以灌嬰樊噲之徒。一戰而收黥布。則太子安有失位之恐。乃心休於諸將之不受節度。或至債軍。必欲高祖之扶疾親將。是明示之以懦不堪任也。四人之才亦僅矣。總之高祖。雄主也。區區呂后。服淡攻苦之舊。不足以梃其心。而無如大臣自留侯而

下。輸心太子。是則眞所謂羽翼者也。故其使周昌相趙王。則大計已定矣。舉漢廷之將相。不足以羽翼太子。而必待此四人者。何其愚也。楊維禎曰。四人安得出山之易。殆留侯以其雁者詭高祖。則徒重視此四人者。而謂留侯與太子敢於此而欺其君父。留侯可誅。太子亦良可易也。

劉揚優劣論

晉史范喬列傳。其與人論劉向揚雄才學優劣。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編之籍。使雄當之。故非所長。予謂向之優於雄。固也。喬之所以定其優。則非方雄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未嘗有校定祕書之命。固未可懸揣其不能。況向之優於雄者。在其忠貞大節。而不在區區著述之間。若喬所言。非特向能之。卽歆亦能之。也可謂向優於雄。是亦可謂歆優於雄也。夫譙周之通知五經。何如王平之僅識數字。使向僅以讎正羣籍。畢其生平。則其優於雄者亦僅矣。凡後世之議向者有三。其實皆不足以累向。謂其嘗以淮南鴻寶之術得罪耶。此特向少年信道未篤之過。後世大儒亦有泛濫於異端。而其後翻然知所轉移者。何得於向獨以此槩其終身也。其以洪範傳五行也。尙書大傳五行之說。固多臆駭。然漢大儒如董仲舒。亦時言之。蓋伏氏之說雖不醇。而其意則欲人君建皇極以撫辰。使愆伏不聞。而襍祥可泯。借此以爲廟堂監戒。其與緯候之言天道。正懸殊也。夏侯勝以洪範諫海昏。則霍光爲之動色。是固格君者所不棄也。向仕於成哀昏亂之世。文母之孽已成。高廟衣冠殆將不守。三朝宗室。心切於維城之寄。而力不能扶。欲以傳經之學感悟其君。良亦苦矣。生其後者。孰成說以律之。何其固也。故予嘗謂洪範之說。因事進規。其志存乎彌縫匡救。其視孟子與齊王說詩。斷章取義。將順而掖之於善者實同。又或謂其所著新序。說苑。記事多不

足據。則誠有之。此乃秦火之後。舊籍無稽。據傳聞之異詞。而筆之書。非學術之疵也。夫是三者。既皆不足以累向。則向之所學甚正。所操甚偉。西京儒者。自董仲舒外。莫之逮也。其閎通博雅。特餘事耳。且向以新都之禍。作五行傳。以王趙丁傅之禍。作列女傳。是皆所謂以經術經世務者也。雄以艱深文其淺陋。且自比於周公孔子。而實則摹擬相如。而未能可謂妄矣。乃世之論者。反推雄爲大醇。其甚者擬之箕子之明夷。而反於向嘵嘵焉。果何說與。喬能知向之優。而不知其所以優。則甚矣。論定九等人物。而是非不謬於聖人之難也。

龔壯論

晉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害。壯誓不除服。以期報讐。卒令李壽盡殺特支屬。勸壽稱藩於晉。壽初許之。旣而負約不從。遂自稱耳聾。手不能制物。終身不至成都。全子曰。偉哉壯之行也。從來忠孝難以兩備。壯之盡孝而兼盡忠。是難能也。雖然。吾竊惜之。君子遭人倫之厄。不可以亂濟亂。特驤兄弟擾亂西土。盜竊岷峩之險。以稱大號。天厭其毒。使其一門自相屠戮。但壯之所以行其志者。不當假手於壽。夫壯欲報父叔之讐。而使壽滅絕倫紀。盡屠雍其世父之骨肉以成之。是壯獨有其父叔之讐。而人不必有也。壯欲爲晉復岷峨之地。而使壽篡奪其君以成之。是壯獨有其君。而人不必有也。如此。則天下之亂。將無已時。雖事會之來。不無行權濟變之日。然陷人於惡。以成吾志。則不可。壯爲晉室之忠臣。龔氏之孝子。俱無媿矣。其於李氏。則雖不仕於壽。而已豫其篡弑之謀。揆以聖賢之義。終有所不安也。當是時。班期越壽。漢之世業如弈棋。略陽廟社。於是衰替。而晉之庾亮兄弟。方擁強兵在荊襄。有志恢復。涼州張氏乃心王

室以壯之才。何圖不就。曷不連結國中豪傑。以爲內主。逕詣建康。具陳李氏蕭牆崩析之狀。願得一旅。以當前驅。別遣人約西涼。刻日大舉。則漢之亡。不待桓溫之行也。然後盡取特驤之子孫。手刃之以復讎。功成辭爵。歸老三巴。豈不堂堂乎丈夫哉。且徼一時之天幸。以成不測之功。此危道也。設當日壽之事不就。則必死死而或連染於壯。則且負逆黨之名。不可復湔。後世誰更諒是心者。不特家國情事之不遂也。卽曰壯之才足以置其身於神明莫測之區。不患其不遂。而導人之不孝。以成吾孝。導人之不忠。以成吾忠。恐不可以爲後世法。嗟乎。六朝板蕩。其如壯者有幾人。而在蜀則讎登而後未之見也。吾言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而已。

帝在房州史法論

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爲中宗旣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於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託於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與。沙隨與徽公同時。乃徽公未得聞其說。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審。予則以爲旣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於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所可比也。卽昭公雖爲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頌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是以成敗論人也。亦有不以成敗論者。宋元憲公以王莽十八年繫之孺子。接更始。近人因祖其說。以爲是十八年中。每年當書曰。

帝在定安。其議更奇。而不知有必不可者。既以王莽之年屬孺子矣。及更始立。而又屬之更始。是廢孺子者。非王莽也。乃元憲也。立更始者。非新市平林諸將也。乃元憲也。誤以爲春秋之旨。而取前古之帝王。而操其廢立之權。是大亂之道也。此義不明。故於夷羿篡夏。少康始生。而卽以少康繫年。謂削去羿篡之足快人意也。康節皇極經世之說。而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今夫亂臣賊子。棄時竊據。天地之所無如何也。春秋之旨。能誅之。不能削之。惟据其實。則可誅之。若削之。則是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理也。曰。然則當如何。書曰。吾惟從其實而書之耳。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且中宗之爲人。吾亦恨其不早死於房陵耳。卽位一月。垂頭束手。爲其母后所廢。是固唐之罪人矣。廢銅房陵。私與其妻盟誓。許以復辟之後。惟其所爲。是真罪人之尤矣。五王之功。誅鋤殆盡。以至尸居帝位。死於鴆毒。是尤罪人之擢髮莫數者矣。特以其見廢之時。嗣統未久。大臣亦莫知其愚謬至此者。故惓惓爲之。若果知之。則狄仁傑。王方慶。朱敬則。以及五王之徒。亦必不擁護之。其必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睿宗雖中材。然非中宗比也。豈特此哉。中宗之所爲如此。卽非武后終當喪其天下。大臣有如霍光之徒。早當廢之。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然則諸家於旣廢之後。未復之前。從而帝之。以自附于春秋之旨。甚矣其昧也。義門又曰。嗣聖統元僅一月。今自甲申以至甲辰。凡二十年。皆冠以嗣聖。是采孫氏西齊之僻論。而以無爲有者。聖人修春秋。必不然。此言是也。然則由此推之。其曰帝在房州。固非。卽曰帝居房州。亦非。蓋皆非其實也。義門偶未之思耳。

李克用論

李克用以蓋世材。虎峙并汾。而卒困於朱全忠。論者皆咎其好勇輕戰。近則罷兵於河朔之三鎮。而使汴人坐并中原。遠則勞師以應。鞭長不及之兗鄆。而反與魏人爲敵國。誤用仁恭。而失幽燕。不善用存孝。而失邢洛。遂使日蹙百里。幾於爲雲州之逃虜。聽虎狼之移唐祚。豈不惜哉。全子曰。是固然已。然克用有匡天下之心。而乏經營天下之略。故當其時。有可乘之機者三。而皆交臂而失之。克用之初。莫善於取河陽。以通伊洛。伊洛。唐之東都。而汴人居其臥榻之旁者也。伊洛通。則東諸侯相臂指。而汴人之勢孤。夫李罕之之據河陽。張全義之據洛。皆嘗歸克用矣。克用何不以邊隅小鎮。分給二人。領之以飽其志。而由上黨以至東都。皆使親將屯重兵焉。則太行以東。呼吸響應。而朱瑄兄弟。時溥之徒。皆不至爲汴所吞。豈惟不爲所吞抑。且足合從以困汴。而使之不敢動。計不出此。卒使罕之輩自相噬。而全忠收漁父之利。是一失也。其繼則莫如由河中以通邠寧。河中。克用所由以通朝貢之道。而邠寧則三輔之捍也。克用之於王珂。爲甥舅。其不肖奪其地明矣。然珂之變法如麻。一旦遇全忠。而束手以降。斯其人庸才也。克用欲保全之。則當善爲之計。爲珂計。卽所以自爲計也。當克用破邠寧之日。力請蘇文建赴鎮。以見己無兼并之志。固自難能。若以長慮言之。則何不請於朝。以麾下良將如李嗣昭。周德威者。畱守其地。內以衛京師。外以捍河中。相與爲率然首尾之勢。將李茂貞輩。安敢跋扈。而全忠安得有劫遷之事。亦不至以愛女一門。陷仇人之手也。卽令不取邠寧。而嗣昭戍河中之師。亦不當撤。今以珂乳臭兒。而漫然委之以國。是聽其亡矣。過此二者。克用已有必不能抗全忠之勢。然汴人雖累挫晉。而其心猶畏晉。故吾謂尙有一奇策。可以

出不意而扶唐室者。則鳳翔之役也。克用使諸將輕兵深入河中。以應茂貞。然不足以退全忠之師者。其地遠也。太原之兵。固不能越河中。以趨鳳翔。而其間道。可由慈隰。以達鄜坊。克用若以銳師濟河。由鄜州。啣枚逕出。興平武功之間。因合李茂勳之衆。決戰城下。岐人知有沙陀之援。自必踴躍應之。雖全忠亦將以爲從天而下。其圍必解。然後奉天子反京師。傳檄天下。進討全忠。其時東有淄青。南有襄鄧。皆不附汴者。分道會集。可一舉而振累敗之氣也。而惜乎克用之所以勤王者。非惟不足以紓難。而且反至於受圍。蓋用吾河陽之策。則汴人不能肆其蠶食之毒。用吾河中之策。則汴人雖大。而兵不得西。用吾鳳翔之策。則汴人垂成之業可墮。彼李匡威。王鎔之徒。嚴境內之備。以禦之而已。否則甘言重幣。以縻之而已。卽劉仁恭之負恩。亦姑置之而已。何也。天下之大勢。所不在也。吾旣扼天下之吭。彼將何所往哉。

楊文公論

眞廟一代名臣多矣。乃以寇萊公之雄視一時。獨惓惓欲引楊文公以共事。予初謂文公乃詞章之士。何以得此於萊公。及反覆其遺事。而後知文公之勁節。鮮有其倫。文公當日回翔館閣之間。最受當宁寵眷。而卒不登二府。蓋其百折不回。岸然自立。故羣小竭力以排之也。眞宗時之羣小。莫如王欽若。丁謂。文公嘗與欽若同修冊府元龜。每至館中。未嘗接席而坐。欽若去朝。百官皆以詩送。文公獨無。欽若請之眞廟。傳宣索詩。而文公竟不作。謂亦遣人求昏。拒之甚峻。可謂浩然之氣。直養無害者已。故其大者如當草明肅后詔。而力辭之。曰。如此富貴。不願也。其小者如草制偶遭糞壤之誚。而卽辭官。蓋宋初詞臣。前之如王學士元之。同時如劉學士子儀。皆以風節自見。而文公尤爲錚錚。乃若澶淵之役。百寮震懼。而萊公獨

與文公飲博自如。其所養有素矣。朱子乃譏其溺於釋氏。故當萊公被禍之時。宜召文公至省。便液污地。以爲未嘗聞道之戒。是何其言之過歟。文公之佞佛。特其學術之疵。而不害其風節。至於便液污地之說。此當日小人謗之。五鬼之惡。不過貝錦株連之禍。不過渡海。其視澶淵之危急爲何如也。且以文公之倔強。其可以得罪者多矣。前此之風節何如。謂其垂老而喪之。百鍊之剛。忽成繞指。無是理也。東坡謂人之所恃者氣。正氣所恃。非威武所能屈。故因太白之不禮高力士。而知其必見脇於永王。且信其爲王佐之才。可謂善論人者。吾於文公亦云。

陳同甫論

自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尙未足以貶同甫。蓋如同甫之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尙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乎。同甫當上書時。敵屢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覲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於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於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揜其言。長洲何學士義門。謂同甫之論。多類唐之朱朴。使其見用。亦一朴耳。可謂知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尙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

尙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於求春。而不需穀。亟於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并其船而失之。水心於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狼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於漢唐之間。大略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不可及矣。卽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婉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疎。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況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明莊烈帝論

莊烈自言非亡國之君。伏讀世祖御製碑文。亦云然。而修史時。聖祖亦累言之。是可以見愍亡之厚。辨亡之公。而莊烈蓋足以瞑目于重泉矣。雖然。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憤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凡莊烈之召禍。在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在外吝於議和。伏讀太宗實錄。其與明議和之書。不可指屈。與督撫言之。與鎮守太監言之。又與帝書親言之。又令朵顏三衛上疏言之。最後破濟南。執德王。卽令王上疏言之。而帝皆岸然不許。其始欲我去大號。太宗亦降心從之。不稱帝。而稱汗。且令明人製寶以給之。是殆可以行矣。而尙不可。乃泥於龍虎將軍之稱。欲仍以臣禮待我。則勢所必不能者。何其固也。考之宋遼議和。不過敵體。曰南朝爲兄耳。今太宗于國書之禮。降明一格。推以爲中原一統之共主。其視遼人爲更謙。亦思是時之本朝。其何所畏於明。而求和平。明人於百戰百敗之後。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求滅亡之道也。吾讀漢文帝與外蕃諸書。語和而氣謙。不難

屈己之尊。以收保世滋大之益。而宋眞宗之謂曹利用也。曰。必不得已。歲幣雖百萬。亦可。凡以爲生靈也。倘謂東方本屬國。非漢宋之比。夫使非屬國。何以降一等也。莊烈藐視唐文皇。其於二君何有。乃其究也。爲梁末帝。爲金哀宗。悲夫。且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賊也。力屈於東。是以禍蔓於西。向使當日者。東方修睦。得以專力于萑苻。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者。皆平賊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則不足以西征有餘。再假之數年。而西方晏然。李張之首梟矣。計不出此。□□頻警。撤西藩以赴之。盧緣敗死。洪則敗降。孫以敗斥。熊羆之臣已盡。府庫又竭。卽令流寇不陷京師。而王師再至。將何以應之。亦必亡而已矣。是非莊烈之過而誰歸也。然且南渡通使。高相國欲居尊稱。而目我朝爲可汗。其亦迂而不達時務矣夫。

或曰。然則楊嗣昌。陳新甲之議款是耶。曰。是又不然。議款原非得已。故在莊烈則可。在楊陳則不可。楊陳中樞也。樞臣不能舉邊防而議款。則將焉用彼樞。況楊陳之議款也。殺盧九台。陷孫白谷。以求成其謀。則其罪通于天矣。是又不可以槩論也。

莊定山論

定山以行人歸。不復出山。瓊山閣學謂人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此輩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定山不得已而入京補官。白沙聞之。不喜。寄以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有諷語焉。又謂人曰。定山豈以久病昏其出處耶。平生大分。豈令兒女輩制其可否。其後梨洲黃氏謂定山二十年不出。乃爲利害所怵。定山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不知此處

卻用得此種人也。二先生之言高矣。然則定山之仕。竟爲晚節之玷乎。全子曰。殆非也。孝宗在位。非不可仕之時。定山非竟不筮仕之人。必謂當以不仕爲高。聖賢中庸之道不然也。瓊山意在用之。而褊心過甚。故危言以怵之。定山委蛇出山。非必果畏不仕之刑。敦迫旣甚。則亦一出以副君命可也。當此之時。雖聖人處此。吾知其必出。卽或果無宦情。一出而卽還。亦未始非兩全之道。此義不明。遂妄有夸不仕爲高者。流弊不可不知也。瓊山爲宰相。不能容三原。則豈能容定山。其強人以必出。正驅人以去已。是則有愧于定山者矣。

鮐埼亭集卷第三十

記

浦陽江記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於諸暨是爲曹娥錢清二江其自義烏山南而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小江者也下流斯爲曹娥其自山北而出者道由義橋所謂西小江者也下流斯爲錢清曹娥之水由諸暨紆而東至嵎至餘姚則已折而北始至上虞遂由會稽入海錢清之水由諸暨竟西下至蕭山反東向山陰入海一曲一直源流不同然六朝皆以浦陽之名槩之蓋嘗考浦陽之名漢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班志于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系之上虞卽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曰潘水而系之餘暨卽錢清也續志則有潘水而失柯水其以浦陽名江也始見於韋昭然續志出昭之後尙未登其目則不大著也浦陽之名至宋齊之間而大著其時合曹娥錢清二水皆曰浦陽謝康樂山居賦中所云浦陽皆指曹娥李善因之而南史所載浦陽征戰之事則皆指錢清歷考唐人所作十道志元和志皆無此二江之名元豐九域志曹娥以鎮屬會稽錢清以鎮屬山陰尙未有江名其以江名也自南宋始吾讀酈氏注水經其所志浦陽之水本皆屬曹娥其末始引及蕭山之潘水則是錢清之上流而疏析不精不知其已分而爲二而反以爲合而爲一故曰上虞江水東至永興與浙江合則是太康湖嶧浦之水能至義橋麻谿以入海移東就西